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周 威，胡咏梅，元 静

[摘要]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社会性与开放性的教育类型，其普惠化、技能化的特征能够增强弱势群体的致富创富能力，缩小收入差距，有效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系统分析了不同层级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作用更为显著。在不同的城镇化水平下，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发挥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对于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存在一定影响，但当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才是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此外，职业教育总体的规模与质量在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进程中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由此提出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以及坚持规模与质量协同推进的发展战略等建议。

[关键词]职业教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共同富裕；面板门槛回归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教育与高质量发展研究”(22JJD88000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培优项目“新时代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投入与体制机制创新研究”(YLXKPY-XSDW202208)。

[作者简介]周威，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地址：zhwei@mail.bnu.edu.cn；胡咏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地址：huym0718@mail.bnu.edu.cn；元静(通讯作者)，青岛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电子邮箱地址：yuanj_1025@163.com。

与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国在解决绝对贫困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共同富裕的核心不仅在“富裕”，更在于“共同”，即不仅需要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更需要扩大改革发展的普惠程度。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会议系统回答了共同富裕“为了谁”“依靠谁”“怎么办”等根本问题(瞿连贵和邵建东, 2022)。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始终保持在警戒线0.4以上，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维持在农村居民的1.8—3.4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是全国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更成为阻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张茂聰等, 2024；董志勇和秦范, 2022)。因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教育与人力资本则是改善收入分配的主要着力点(杜育红等, 20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为此，充分发挥教育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至关重要。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主要渠道，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以及“社会域”(朱成晨和闫广芬, 2020)，在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聚焦并挖掘各级职业教育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找准职业教育赋能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拟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不同层级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而厘清职业教育对于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为有序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进程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与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共同富裕意为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人人生活都

达到富裕水平且差距合理的普遍富裕，“富裕”为其基点，“共同”则是核心(李军鹏, 2021)。因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对象应当是农村居民，重点内容是解决收入分配的短板，重点工作则是消解弱项、着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黄祖辉等, 2021)。现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后富群体的技能水平，有效推动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促进乡村振兴(朱成晨等, 2019)，与共同富裕的要求具有高度的内在同一性，因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推进存在逻辑上的耦合关系。本部分主要对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进行理论分析，并对有关职业教育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一) 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2014)在《贫穷的本质》中提到，“贫穷国家经常会有存在数量庞大的人群，往往是年轻的男女，由于接受了教育，因此不再接受他们注定贫穷的命运”。在我国，教育能以扶贫志业窥见“共富”愿景，以公共属性维护“共享”秩序，以布局统筹赋能城乡“共建”(苏德等, 2022)。人力资本理论为教育与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视角，教育能够通过多重路径促进个体人力资本累积，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与“用好蛋糕”的战略性基础、“快变量”与“先手棋”。教育能够快速有效地通过改善专业结构、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等方式推动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中，打破先天因素形成的个体差异(刘复兴, 2022)。具体来看，其潜在作用路径如下：一是具有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能够为共同富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二是能够增进个体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为再分配奠定社会基础；三是增强社会全体成员创造财富的能力。此外，还能够通过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缩小城乡差距等路径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闵维方和曹晓婕, 2022)。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社会性与开放性的教育类型，能够赋能弱势群体，其普惠化、技能化的特征能够增强弱势群体的致富创富能力，缩小阶层间收入差距，缓解阶层固化(张应强, 2022)。皮凯蒂(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增加底层群体的收入、降低富人工资收入最有效的方式为扩大教育机会，尤其是职业培训与高等教育。他认为技能的供给和需求是决定工资平等的两种重要力量，教育是技能供给的重要路径，其质量决定着技能供给的质量(何杨勇和朱超云, 2024)。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理论则认为，个体发展即拓展自身可行能力的过程，职业教育作为指向技能的教育，能够让低收入群体通过技能实践参与到财富的创造过程之中(周晶, 2019)，因而对于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而且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传导关系，职业教育通过教育使命的混合式转向、培养对象的普惠式覆盖、培养模式的共同式融入、培养场域的公共式转换，构成了与共同富裕系统的耦合(林克松和杨欣怡，2022)。具体来看，职业教育能够传导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释放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用、激活人力资本的文化效用，通过全生命周期的终身化职业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韦妙和刘小艳，2024)。在职业教育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分析上，现有研究认为职业教育能够赋能普惠性人力资本的提升、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唐智彬和石伟平，2015)，并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刘万霞，2013)。

因此，从理论逻辑上来看，职业教育一方面作为一种普惠化的类型教育，具备教育的共性，对稳定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其自身特性，带有明显的职业技能属性，有助于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而且对于提升弱势群体人力资本的作用更为显著，从而具有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效用。

(二)职业教育规模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部分研究循着上述理论分析的思路实证检验职业教育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发现教育能够显著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绝大部分低收入者位于我国农村地区(李实等，2023)，且职业院校中来自于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较多(林道立等，2016)，因而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更有助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李强谊等人(2019)基于1989—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比较了职业高中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果，结果表明无论是收入增长视角还是缩小差距的视角，二者均能够产生显著影响，与普通高中相比，职业高中教育更能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张辉和易天(2017)基于200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Mankiw等构建的经济增长框架下，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系统GMM方法估计了各层级教育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教育规模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最为显著，且这一影响不存在地区异质性。他们还将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进行对比，发现职业教育对削减收入不平等的效用高于普通高等教育。该研究将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与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之和视为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因而很难区分职业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主要源自哪一层次的职业教育，但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田盈等人(2020)基于宏观数据的分析同样发现，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且这一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以及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但该研究并未关注到

中职与高职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差异。

(三)职业教育质量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资源投入是表征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近年来诸多研究从教育经费投入的视角考察职业教育质量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苏德等人(2022)运用熵权法构建了我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评价指标，其中包括经费、师资、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多个表征质量的维度，耦合协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职业教育与农村共同富裕的耦合协同度在时序上逐渐增强，即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共同富裕。赵红霞等人(2022)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财政投入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其中存在着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该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效用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不相同。朱德全和彭洪莉(2024)基于修正后的教育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职业教育投入对客观熵权法计算的共同富裕指数的影响，结果发现职业教育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整体的贡献率为11.11%，但该研究同样并未区分中职与高职的具体影响效应。肖甜等人(2020)通过学校普职比、生均固定资产与生师比三个指标，分析了中职发展的水平对贫困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职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比重，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对阻滞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积极效用。安雪慧与元静(2023)则从师资配备、设备配置以及财政投入等多个维度考察中职教育质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中职教育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削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

(四)文献述评

总的来看，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均表明了职业教育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既有的实证研究分析从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等维度分别探究了职业教育在提升个体收入水平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存在的影响，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数研究将职业教育视为整体进行分析，考察职业教育整体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影响，或是聚焦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对比，鲜少涉及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比较；二是多数研究仅关注职业教育规模或质量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较少有研究兼顾二者带来的共同影响。此外，相关研究提示了城镇化水平可能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门槛性因素(周国富和陈菡彬，2021)，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并非线性，但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城镇化率的门槛作用。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研究基于省级面

板数据，系统探究职业教育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可能产生的作用，分析城镇化率在职业教育规模、质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并进一步探究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的协同影响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为系统检验职业教育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层级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对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首先，本研究拟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探究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而后使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估计职业教育推进共同富裕的门槛效应。此外，本研究还拟分析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共同作用机制，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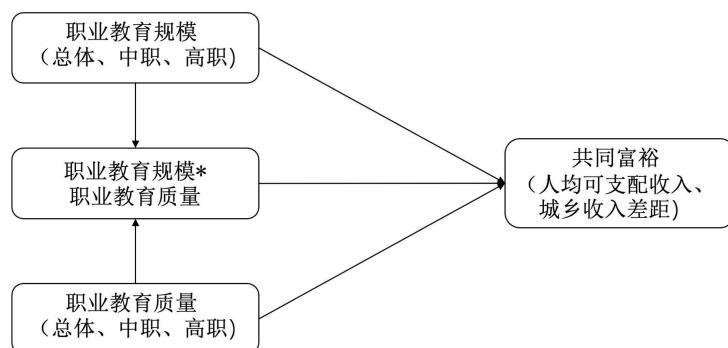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源自2011—2020年的行政统计数据，其中各层级职业教育规模数据源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与我国各省市的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各层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情况源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控制变量中的宏观经济指标如城镇化率、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额等变量由《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整理得出。

(二) 变量界定

1. 被解释变量

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包括“富裕”与“共同”两个维度，在将其量化的过程中，需要兼顾上述两个核心价值。为了更为全面地表达这一指标的内涵，参照已有研究（安雪慧和元静，2023），本研究拟从

收入分配的视角来验证职业教育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具体来看，分别使用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作为共同富裕两个维度的测度指标，其中收入水平由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度量，收入差距则由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泰尔指数测量。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所采用的数据包括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在内的指标数据，计算的公式如下：

$$\begin{aligned}
 Theil &= \frac{I_{uit}}{I_{it}} \ln \left(\frac{I_{uit}/I_{it}}{P_{uit}/P_{it}} \right) + \frac{I_{rit}}{I_{it}} \ln \left(\frac{I_{rit}/I_{it}}{P_{rit}/P_{it}} \right) \\
 &= \frac{AI_{uit} \times P_{uit}}{I_{it} \times P_{it}} \ln \left(\frac{AI_{uit} \times P_{uit}}{I_{it} \times P_{it}} \times \frac{P_{it}}{P_{uit}} \right) + \frac{AI_{rit} \times P_{rit}}{I_{it} \times P_{it}} \ln \left(\frac{AI_{rit} \times P_{rit}}{I_{it} \times P_{it}} \times \frac{P_{it}}{P_{rit}} \right) \\
 &= \frac{AI_{uit} \times UR_{it}}{I_{it}} \ln \left(\frac{AI_{uit}}{I_{it}} \right) + \frac{AI_{rit} \times (1 - UR_{it})}{I_{it}} \ln \left(\frac{AI_{rit}}{I_{it}} \right)
 \end{aligned} \tag{1}$$

其中 I_{uit} 与 I_{rit} 分别表示 t 年 i 省份的城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AI_{uit} 与 AI_{rit} 则分别表示 t 年 i 省份的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P_{uit} 与 P_{rit} 分别表示 t 年 i 省份的城市、农村年末常住人口数， I_{it} 与 P_{it} 分别为 t 年 i 省份的居民总收入与年末常住人口总量， UR_{it} 则表示 t 年 i 省份的城镇化率。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与质量，其中既包括职业教育整体的规模与质量，也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对于职业教育规模的度量使用的是每万人中职业教育在校生数，此外，职业教育在校生距进入劳动力市场还需 1—2 年时间，即在校生数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参照有关研究，对职业教育规模有关变量采取滞后 2 期的处理(胡耀宗和姚昊，2023)；与职业教育的规模不同，职业教育质量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率为导向，在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人力、物力、财力是推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三条主要路径，但人力与物力两个维度又同时依赖于财力，因而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才是推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现有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观点(张心悦和马莉萍，2022)。因而参照有关研究(赵庆年和刘克，2022)，主要使用教育投入相关指标，如职业教育投入总经费占 GDP 比重、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 GDP 比重等。在分别考察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均采用了对应的相关指标，具体定义与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变量	lnRJKZPSR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465	9.51	0.82
	DI_Theil	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的对数	465	0.72	0.76
规模	lnZXSR	每万人中总在校生规模的对数	341	5.03	0.30
	lnGZZXSR	每万人高在校生规模的对数	341	4.02	0.45
	lnZZZXSR	每万人中职在校生规模的对数	465	4.60	0.35
解释变量	lnJFGDP	经费总投入占 GDP 比重的对数	403	-0.54	0.29
	lnCZJFGDP	财政性经费总投入占 GDP 比重的对数	465	-0.92	0.40
	lnGZJFGDP	高职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的对数	403	-1.36	0.34
	lnGZCZGDP	高职财政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的对数	403	-1.86	0.45
	lnZZJFGDP	中职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的对数	465	-1.14	0.33
	lnZZCZGDP	中职财政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的对数	465	-1.34	0.35
控制变量	lnGDP	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	465	10.58	0.59
	lnUR	城镇化率的对数	465	3.99	0.26
	lnseGDP	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465	3.76	0.24
	lnth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465	3.80	0.20
	lnJCKZER	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之比的对数	465	2.82	0.99
	lnHER	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对数	465	2.35	0.55

3. 控制变量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系统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同富裕的推进不仅受到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还会受到相应的经济发展、产业类型、人力资本存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以减少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水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可能会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李序颖和陈宏民，2005)，如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岗位增多，吸纳部分农民就业，总体上提升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亦有可能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过低而降低其收入水平，因而本研究拟将其纳入控制，且使用人均 GDP 作为衡量各省经济发展情况的代理指标。此外，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本研究以 2007 年为基年，使用人均 GDP 指数对各省人均 GDP 进行调整。(2)城镇化率。现有研究针对城镇化率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诸多研究，所得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究认为城镇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王森，2018)，亦有研究得出

相反的结论(陶源, 2020), 纵使结论不一, 但在城镇化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点上则已达成统一认知, 因而本研究亦将其纳入控制。此外, 参照有关研究(周心怡等, 2021), 本研究还将城镇化率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分析, 进一步检验城镇化率在职业教育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门槛效应。(3)产业结构。由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之间密切相关, 因而产业结构对于地区内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者的收入情况影响显著, 若地区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更大, 劳动力市场对于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则会提升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杨晓锋, 2017)。(4)对外开放程度。现有研究表明, 区域贸易的开放程度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之间密切相关(孙永强和万玉琳, 2011), 因此本研究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作为度量贸易开放程度的指标, 并将其纳入控制。(5)人力资本存量。由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极有可能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薛进军和高晓淳, 2011), 为剥离此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将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视作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指标纳入控制。

(三)模型设定

1.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为探究职业教育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本研究分别以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为解释变量,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 在各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的基础上, 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 rjkz p_{it} = \alpha_i + \beta_1 zxss_{it} + \sum_{m=1}^M \beta_m C_{mit} + \lambda_t + u_i + \epsilon_{it} \quad (2)$$

$$\ln rjkz p_{it} = \alpha_i + \beta_1 jyjf_{it} + \sum_{m=1}^M \beta_m C_{mit} + \lambda_t + u_i + \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ln rjkz p_{it}$ 表示 i 省份在 t 年时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对数, 式(2)中的 $zxss_{it}$ 为 i 省在 t 年总体和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规模, 式(3)中的 $jyjf_{it}$ 为 i 省在 t 年总体和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质量代理指标。 β_1 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系数, 式(2)中的 β_1 代表职业教育规模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效应, 式(3)中的 β_1 则代表职业教育质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效应。 C_{mit} 为控制变量,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存量等。 λ_t 和 u_i 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ϵ_{it} 为随机扰动项。

$$DI_Theil_{it} = \alpha_i + \beta_1 zxss_{it} + \sum_{m=1}^M \beta_m C_{mit} + \lambda_t + u_i + \epsilon_{it} \quad (4)$$

$$DI_Theil_{it} = \alpha_i + \beta_1 jyjf_{it} + \sum_{m=1}^M \beta_m C_{mit} + \lambda_t + u_i + \epsilon_{it} \quad (5)$$

$DI_{-}Theil_{it}$ 表示 i 省份在 t 年时的城乡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其他变量的含义均与式(2)、式(3)保持一致， β_1 为重点关注的系数，式(4)中的 β_1 代表职业教育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式(5)中的 β_1 则代表职业教育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2.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为进一步检验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与质量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研究还采用面板门槛回归进行分析。面板门槛回归最初由 Hansen(1999) 提出，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设定门槛变量(Threshold variable)，利用严格的统计推断，结合数据自身的特点对门槛值进行搜索与检验，进而估计合适的门槛值，然后利用门槛值将样本划分为不同区间，估计模型在不同区间内的影响系数。单一门槛模型的设定形式如式(6)所示，在式(6)的基础上也可进行多重门槛的检验，式(7)则呈现了较为常见的双重门槛表达式，其中 c_1 与 c_2 均为门槛变量 q_{it} 的门槛值，且 $c_1 < c_2$ ：

$$y_{it} = \alpha_i + \beta_1 x_{it} I(q_{it} \leq c) + \beta_2 x_{it} I(q_{it} > c) + \beta_3 C_{m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y_{it} = \alpha_i + \beta_1 x_{it} I(q_{it} \leq c_1) + \beta_2 x_{it} I(c_1 < q_{it} \leq c_2) + \beta_3 x_{it} I(q_{it} > c_2) + \beta_4 C_{mit} + e_{it} \quad (7)$$

一般来说，多重门槛的检验需要基于单一门槛的检验结果得出，当 F 显著，即拒绝原假设时，表明至少存在一个门槛值，继而可继续进行检验，直至无法拒绝原假设，最终方可确认存在的门槛值。本研究经检验发现，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的提升对共同富裕存在单门槛效应，因而分别构建了单门槛分析模型如下：

$$y_{it} = \alpha_i + \beta_1 zxss_{it} I(q_{it} \leq c) + \beta_2 zxss_{it} I(q_{it} > c) + \beta_3 C_{mit} + \varepsilon_{it} \quad (8)$$

$$y_{it} = \alpha_i + \beta_1 jftr_{it} I(q_{it} \leq c) + \beta_2 jftr_{it} I(q_{it} > c) + \beta_3 C_{mit} + \varepsilon_{it} \quad (9)$$

其中， y_{it} 为被解释变量，主要为表征共同富裕的代理指标，即 i 省在 t 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zxss_{it}$ 为 i 省在 t 年表征职业教育规模的在校生数， $jftr_{it}$ 为 i 省在 t 年表征职业教育质量的各类教育经费投入指标， q_{it} 为门槛变量城镇化率。 C_{mit}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 ε_{it} 为误差项， c 则表示各模型的门槛值， $I(\cdot)$ 为示性函数，当满足括号内的条件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四、实证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设计，本部分主要基于 2011—2020 年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系统探究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与质量对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旨在明晰各层级职业教育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的效用，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本小节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职业教育规模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实证分析，二是职业教育质量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实证分析，三是职业教育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门槛分析，四是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共同作用机制。

(一) 职业教育规模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分别探究了职业教育总体以及不同层级的规模对于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情况，模型(1)与模型(2)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模型(3)与模型(4)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维度，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与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职业教育整体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削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还是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削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用高于中等职业教育。

表 2 职业教育规模对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

	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	
	(1)	(2)	(3)	(4)
L2. 每万人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	0.024 (0.019)		-0.022*** (0.007)	
L2. 每万人高职在校生规模		-0.044 (0.027)		-0.015** (0.006)
L2. 每万人中职在校生规模		0.040* (0.023)		-0.012** (0.006)
人均实际 GDP	0.123*** (0.018)	0.130*** (0.017)	-0.021** (0.008)	-0.019** (0.007)
城镇化率	0.255*** (0.065)	0.319*** (0.080)	0.247*** (0.047)	0.263*** (0.047)
二产占比	0.027 (0.065)	0.005 (0.066)	-0.002 (0.020)	-0.008 (0.020)
三产占比	0.046 (0.064)	0.054 (0.065)	-0.012 (0.019)	-0.009 (0.019)

续表

	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	
	(1)	(2)	(3)	(4)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0.042*** (0.011)	0.037*** (0.009)	-0.007** (0.004)	-0.009** (0.004)
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例	-0.023** (0.008)	-0.018*** (0.006)	-0.009*** (0.002)	-0.009*** (0.002)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7.000*** (0.458)	6.827*** (0.474)	-0.429*** (0.122)	-0.498*** (0.123)
N	279	279	279	279
R ²	0.657	0.698	0.520	0.541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p<0.01, **p<0.05, *p<0.1；(3)模型中各变量均做取对数处理；(4)模型中解释变量前缀L2表示对该变量进行滞后2期处理。

这一结论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即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田盈等，2020)；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推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未产生此效用。本研究推测，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中等职业教育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其规模的扩大对低收入群体带来了较大的边际效用，进而达成提升整体可支配收入水平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即现有研究提及的中等职业教育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路径效用；而由于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人才定位导向不强与产业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尉淑敏和和震，2024)，盲目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并不能显著促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但高等职业教育的存在提升了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罗先锋和黄芳，2016)，因而其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削减。

(二)职业教育质量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职业教育质量对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维度，职业教育总体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高职教育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中职财政经费占GDP比例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负相关；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维度，职业教育总体的质量水平不会对收入差距带来显著的影响，高职教育质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中职教育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3 职业教育质量对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

	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			
	(1)	(2)	(3)	(4)	(5)	(6)	(7)	(8)
职业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0.017 (0.059)				0.009 (0.173)			
高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 GDP 比例		0.012 (0.045)			0.020 (0.136)			
中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 GDP 比例			0.056* (0.032)			-0.199** (0.079)		
高职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 GDP 比例				-0.063 (0.041)		0.333** (0.128)		
N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R ²	0.886	0.887	0.882	0.879	0.890	0.889	0.878	0.887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 *** p<0.01, ** p<0.05, * p<0.1; (3)模型中各变量均做取对数处理；(4)模型分析过程中已将控制变量纳入，囿于篇幅，此处并未呈现。

综合来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并不会削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同社会经济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现有研究也证实了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日趋强化，现已达成高层次良好协调关系(潘海生和翁幸，2021)，因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能够有效赋能经济发展，进而提升个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最终推进共同富裕进程。而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情况与现有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安雪慧和元静，2023)，推测是由于所使用的样本时期差异所导致，在21世纪初期，我国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此时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能够培育大批优质技能人才，进而推进可支配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始于2011年，此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提升，社会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逐渐削弱，尤其是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日趋增多，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益趋减，因而持续加大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可能导致一定过剩，无法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

(三)职业教育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门槛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职业教育对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情况，本部分按照研究设计，将城镇化率作为门槛变量纳入检验，考察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根据研究设计部分构建的门槛效应计量模型，通过500次“自举法”检验(Bootstrap)，按照门槛数量和门槛由少到多的顺序，对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的门槛数量和门槛值进行识别，以无法拒绝零假设前的最大门槛数来确定模型存在几重门槛，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变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门槛检验结果表明，职业教育总体规模与高职、中职教育规模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均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职业教育总体的经费投入情况同样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而高职与中职的经费投入情况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时，职业教育总体规模的影响不具备门槛效应，而高职与中职的规模则存在单一门槛；职业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GDP比例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分高职与中职的经费投入情况仍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表 4 门槛效应检验

被解释变量	模型	解释变量	门槛数	临界值		门槛估计值	F 值	P 值
				1%	5%			
(1)	职业教育规模	单门槛	48,469	36,613	29,125	3,439	65,44***	0.004
		双门槛	116,037	26,377	18,781	3,439	16,73	0.142
(2)	高职规模、中职规模 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门槛	62,195	46,759	37,740	3,576	64,22**	0.010
		双门槛	114,973	83,846	63,588	3,386	41,21	0.184
(3)	职业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单门槛	50,395	38,054	30,088	3,323	43,12**	0.022
		双门槛	48,623	33,457	28,809	3,323	14,43	0.438
(4)	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 占 GDP 比例	单门槛	59,907	42,313	35,046	3,323	37,94*	0.082
		双门槛	57,489	39,026	31,847	3,323	22,53	0.244

续表

被解释变量	模型	解释变量	门槛数	临界值			门槛估计值	F值	P值
				1%	5%	10%			
(5)	高职规模、中职规模	单门槛	42.919	33.674	28.939	4.190	54.94***	0.002	0.002
		双门槛	53.999	37.584	29.356	3.689	22.08		
(6)	城乡收入差距	单门槛	58.943	39.296	31.404	3.166	51.70**	0.016	0.016
		双门槛	42.575	31.202	25.717	3.166	26.25*		
		三门槛	47.190	35.085	30.618	3.846	10.41		
(7)	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GDP比例	单门槛	58.466	43.301	34.439	3.166	51.04**	0.030	0.030
		双门槛	54.338	37.522	32.158	3.155	24.52		

注：***p<0.01， **p<0.05， * p<0.1。

表 5 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职业教育规模 * $I(q_{it} \leq c)(\beta_1)$	0.024(0, 018)			
职业教育规模 * $I(q_{it} > c)(\beta_2)$	0.047** (0.017)			
高职规模 * $I(q_{it} \leq c)(\beta_1)$		-0.261*** (0.047)		
高职规模 * $I(q_{it} > c)(\beta_2)$		0.014(0.523)		
中职规模 * $I(q_{it} \leq c)(\beta_1)$		0.185*** (0.024)		
中职规模 * $I(q_{it} > c)(\beta_2)$		0.030(0.020)		
职业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 $I(q_{it} \leq c)(\beta_1)$		-0.540*** (0.051)		
职业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 $I(q_{it} > c)(\beta_2)$		0.099** (0.041)		
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 GDP 比例 * $I(q_{it} \leq c)(\beta_1)$			-0.520*** (0.058)	
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 GDP 比例 * $I(q_{it} > c)(\beta_2)$			0.075* (0.03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 ²	0.526	0.513	0.810	0.805
N	279	279	341	341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p<0.01，***p<0.05，*p<0.1；(3)模型中各变量均做取对数处理；(4) β_1 表示未跨越城镇化率(q_{it})门槛值时的系数估计结果， β_2 表示越过城镇化率(q_{it})门槛值的系数估计结果。下同。

在表4门槛效应检验的基础上，表5的模型(1)—(4)分别表示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职业教育总体规模、高职与中职规模以及职业教育总体质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门槛模型参数估计。在职业教育规模上，模型(1)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城镇化率低于31.12%时，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规模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并不显著，但当城镇化率超过这一临界值时，职业教育总体规模能够显著推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模型(2)表明，在城镇化率低于35.73%时，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显著负相关，而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超过35.73%时高职与中职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在职业教育质量上，模型(3)与模型(4)的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低于27.74%时，职业教育质量显著负向影响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城镇化率高于临界值时，职业教育质量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能够显著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6 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5)	(6)	(7)
高职规模 * $I(q_{it} \leq c)(\beta_1)$	0.024(0.018)		
高职规模 * $I(q_{it} > c)(\beta_2)$	-0.029(0.017)		
中职规模 * $I(q_{it} \leq c)(\beta_1)$	-0.010(0.007)		
中职规模 * $I(q_{it} > c)(\beta_2)$	0.023*(0.012)		
职业教育经费占GDP比例 * $I(q_{it} \leq c1)(\beta_1)$		3.176*** (0.322)	
职业教育经费占GDP比例 * $I(c1 < q_{it} \leq c2)(\beta_2)$		0.128(0.130)	
职业教育经费占GDP比例 * $I(q_{it} > c2)(\beta_3)$		-0.158(0.101)	
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GDP比例 * $I(q_{it} \leq c)(\beta_1)$			2.877*** (0.320)
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占GDP比例 * $I(q_{it} > c)(\beta_2)$			-0.054(0.0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R ²	0.533	0.913	0.026
N	279	341	341

表 6 中的模型(5)—(7)分别表示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高职与中职规模以及职业教育总体质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门槛模型参数估计。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城镇化率水平低于 66.02% 时，高职与中职规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城镇化率水平超过 66.02% 后，中职规模的增加会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职业教育质量上，城镇化率低于 23.71% 时，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会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过临界值后，质量提升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水平较低时，产业结构正处于加快调整阶段，城镇就业岗位需求低且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匹配程度低，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只能使得少部分群体受益，因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投入浪费；而城镇化率水平较高后，就业岗位需求迅速增长，对于个体人力资本要求日趋增高，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很难再对低收入水平群体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难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总的来看，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城镇化率水平较低时，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对于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存在一定的影响，此时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反而会阻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但当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才是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四) 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共同作用机制

为分析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共同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的交互项，将其纳入模型后分别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在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上，职业教育总体规模与质量的交互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职业教育整体的规模与质量存在协同效应（朱斌和商巧琼，2022），推进职业教育整体规模与质量的协同发展更有利于发挥职业教育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作用。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同样存在协同效应。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上，职业教育总体以及高职的规模和质量影响相互独立，但中职规模与质量的交互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中职规模与质量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二者同步提升反而可能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表7 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共同作用机制

	居民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	(2)	(3)	(4)
L2 职业教育规模	0.058 (0.035)		-0.008 (0.009)	
L2 高职规模		-0.012 (0.033)		-0.021** (0.010)
L2 中职规模		0.089** (0.041)		0.011 (0.011)
职业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0.227 (0.139)		-0.082* (0.043)	
高职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0.089* (0.049)		0.025 (0.019)
中职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		-0.141 (0.096)		-0.084** (0.031)
L2 职业教育规模 * 职业教育 经费占 GDP 比例	0.049* (0.028)		0.014 (0.009)	
L2 高职规模 * 高职教育 经费占 GDP 比例		0.029** (0.013)		-0.007 (0.005)
L2 中职规模 * 中职教育 经费占 GDP 比例		0.034 (0.096)		0.017** (0.00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 ²	0.658	0.673	0.520	0.564
N	279	279	279	279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 ***p<0.01, **p<0.05, * p<0.1; (3)模型中各变量均做取对数处理；(4)模型中解释变量前缀 L2 表示对该变量进行滞后 2 期处理。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职业教育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可能存在的影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和面板门槛回归等方法估计了不同层级职业

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影响效应，得出的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如下。

(一)研究结论

一是扩大职业教育总体规模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过去的十余年内，我国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随着“普职比”的划定，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近年来中央统筹、教育部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地方因地制宜全面落实高职扩招计划，当前全国高职(专科)招生规模是十年前的1.8倍。且由于职业教育的实用性特征，其在推进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等政策推进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此外，鉴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职业教育生源仍以农村学生为主，直接提升了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因而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实现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补差”，提升农村地区劳动力人口的就业能力，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二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作用更为显著。一方面，高职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质量的提升则能够显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进程的实现。另一方面，中职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现阶段中职质量的提升并不会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进程的实现，反而可能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明我国不同层级职业教育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因而对于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应当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

三是不同的城镇化水平下，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发挥的作用存在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城镇化率超过31.12%与27.74%时，职业教育整体的规模与质量均能够显著推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虽为负，但结果并不显著。在不同层级职业教育上，城镇化率低于35.73%时，高职规模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显著负相关，而中职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超过35.73%时高职与中职影响均不显著；城镇化率水平超过66.02%后，中职规模的扩大会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提升。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对于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可能存在一定的基础性影响，但当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才是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四是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职业教育整体以及高职的规模与质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

在协同效应，即推进职业教育整体规模与质量的协同发展更有利于发挥职业教育整体以及高职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作用。中职规模与经费投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存在协同效应，二者的同步提升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政策启示

一是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将职业教育视为持续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路径。研究发现，无论是职业教育总体，还是中职或高职，其规模的扩张均能够显著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中职规模的扩大还能够推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但中职规模的扩大并不会持续产生积极影响，因而应当合理规划区域内职业教育规模。其一，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在相对贫困与落后地区的普及程度，将其视作提高乡村劳动力素质、提升个体就业能力与赋能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并以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为契机，引导个体养成持续学习的良好习惯。其二，根据地区内人口变动与既往招生情况合理设定中职与高职招生规模，各地应当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基于地区内人口的变动情况与普职比估算中职学位需求，并结合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需求设定高职专业类型与招生数量，避免盲目扩大规模而难以发挥职业教育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二是有序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质量，尤其应当重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后，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而应当有效保障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其一，确立并强化财政在职业教育投入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应当持续加大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并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管，确保财政投入能够有效作用于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其二，高职应当构建多渠道筹措经费的路径，并在同多个主体交互的过程中提升育人水平，如积极搭建“校企合作”渠道，组建“订单班”等人才培养方式，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办学。

三是坚持规模与质量协同推进的发展战略，推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在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承载力与牵引力。其一，构建并推进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关注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与质量的平衡度，有效避免职业教育规模与质量在城乡间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其二，地方政府应当持续优化政策体系，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积极构建规模与质量协同推进的桥梁，一方面因地制宜有序扩大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另一方面加强对质量的关注，推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达成“帕累托最优”，为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持续赋能。

[参考文献]

- 安雪慧、元静, 2023:《中等职业教育: 城乡共同富裕的基础路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教育研究》第3期。
- 杜育红、赵冉、李立国等, 2022:《教育与共同富裕笔谈》,《教育经济评论》第3期。
- 董志勇、秦范, 2022:《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和实践路径探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何杨勇、朱超云, 2024:《〈21世纪资本论〉中的教育与社会平等关系问题探讨》,《教育学报》第3期。
- 胡耀宗、姚昊, 2023:《高等教育扩张、人力资本传导与实现共同富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0期。
- 黄祖辉、叶海键、胡伟斌, 2021:《推进共同富裕: 重点、难题与破解》,《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2014:《贫穷的本质》, 倪云松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李军鹏, 2021:《共同富裕: 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改革》第10期。
- 李实、史新杰、陶彦君等, 2023:《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 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 李强谊、钟水映、曾伏娥, 2019:《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哪种更能减贫?》,《教育与经济》第4期。
- 李序颖、陈宏民, 2005:《居民收入与城市经济水平的空间自回归模型》,《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第5期。
- 林道立、刘衍、刘正良, 2016:《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收益率的实证比较——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黑龙江高教研究》第8期。
- 林克松、杨欣怡, 2022:《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 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4期。
- 刘复兴, 2022:《教育与共同富裕——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研究》第8期。
- 刘万霞, 2013:《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5期。
- 罗先锋、黄芳, 2016:《普及化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展望》,《中国高教研究》第8期。
- 闵维方、曹晓婕, 2022:《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研究》,《教育经济评论》第6期。
- 潘海生、翁幸, 2021:《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 2006—2018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高校教育管理》第2期。
- 瞿连贵、邵建东, 2022:《新时代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高校教育管理》第5期。
- 苏德、薛寒、刘鸣宇, 2022:《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协同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测度》,《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6期。

- 孙永强、万玉琳, 2011:《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1期。
- 唐智彬、石伟平, 2015:《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的逻辑与机制》,《教育与经济》第4期。
- 陶源, 2020:《城镇化与城乡劳动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第8期。
- 田盈、向栩、潘晓琳, 2020:《职业教育能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吗》,《教育与经济》第6期。
- 王森, 2018:《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第23期。
- 韦妙、刘小艳, 2024:《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学理诠释、效用分析与实践路径——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脉络》,《职业技术教育》第16期。
- 尉淑敏、和震, 2024:《高等职业教育推动我国技能转型的瓶颈制约与实践路向》,《中国高教研究》第2期。
- 肖甜、吴莹、李劲松等, 2020:《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对地区贫困的影响——以云南省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薛进军、高晓淳, 2011:《再论教育对收入增长与分配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杨晓锋, 2017:《产业升级、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基于2002~2015年50个一二三线城市的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第3期。
- 张辉、易天, 2017:《分级教育、人力资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广西社会科学》第11期。
- 张心悦、马莉萍, 2022:《高等教育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教育研究》第1期。
- 张茂聪、黎敏辉、范晓婷, 2024:《教育何以促进共同富裕——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教育研究》第5期。
- 张应强, 2022:《以教育正义促进共同富裕——赋能弱势群体走向共同富裕的职业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研究》第Z1期。
- 赵红霞、杜国龙、王迎香, 2022:《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效应的分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0期。
- 赵庆年、刘克, 2022:《高等教育何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规模、结构和质量要素的协同效应分析》,《教育研究》第10期。
- 朱斌、商巧琼, 2022:《教育代际传递中父母影响的协同效应与性别差异》,《青年研究》第5期。
- 周晶, 2019:《职业教育发展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融合的逻辑与机制》,《教育学术月刊》第9期。
- 周国富、陈菡彬, 2021:《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统计研究》第2期。
- 周心怡、李南、龚锋, 2021:《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受益均等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评论》第2期。
- 朱成晨、闫广芬, 2020:《精神与逻辑: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与跨界思维》,《教育研究》第7期。
- 朱成晨、闫广芬、朱德全, 2019:《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

- 乡村振兴战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 2 期。
- 朱德全、彭洪莉，2024：《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指数与贡献测度——基于教育生产函数的测算模型与分析框架》，《教育研究》第 1 期。
- Hansen, B. E., 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 345—368.

Theoretical Logic and Empirical Verification of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ZHOU Wei¹, HU Yong-mei^{1,2}, YUAN Jing³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2.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3.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Qingdao University)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type of education with significant sociality and openness, can enhance the wealth creation ability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through its inclusive and skilled features, and theoreticall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0, using a dual fixed effects and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level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cale and quality o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overall sca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can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le the scal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urbanization,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role played by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he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low, expanding the scal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whe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effective path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addition,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synergy effect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levels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refor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orderly expans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cal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scale and quality.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Common prosperity;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责任编辑：梁文艳 责任校对：梁文艳 刘泽云)